


 亲情
友情

挥泪送别陈果卿

何世进

周希孔来电话沉痛地泣诉：“陈果卿昨天中午走了。”此刻我正行走在妻子搀我去理发店理发的路上，如此惊雷乍响，我的身子不由晃了一晃，怎么做也难以抑制心中的伤痛。他是今年继童礼瑞之后驾鹤西去的第二名文学挚友了，他更是我寓居乐山第一批结识的乐山文友。

记得大约是2014年仲春，他与周希孔、陈德志三人一道来我的住地海棠路1210号绿缘小区登门叩访。尔后，他念念不忘这次特殊的会见，撰写出《人生有味是清欢——记作家何世进二三事》，文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初次晤面的场景：“忽听‘吧嗒吧嗒’脚步声，我们不由自主猛地回头一看，小楼楼口上站着一个人，身体单薄不说，头较小，头发不多，黄而且纷乱，这人就是何世进老师吧！……难道何世进是跛了？何夫人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理，解释说：‘我们来乐山前他得了一场重病，留下脑梗塞造成的后遗症，当时很危险，硬把他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！’”

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会见，从此往后，周希孔和他，还有陈德志接连介绍一群又一群乐山文友，从而赐给我这病残的长者以延续生命的活力与以文会友的晚年生趣。陈果卿不仅重情重义，且是一位勤勉创作品位极高的优秀戏剧家与文学作家，我最先品读的是他的长篇小说《蟠龙镇》，颇受震撼，当即写下评论《人性的自然生长、扭曲与异化》，这是我众多乐山作家撰写的第一篇评论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迄今已撰写乐山作家评论达七十余篇。我又对他的短篇小说作了系统研究，撰成《陈果卿短篇小说的审美流程》发表在报刊上。

他在《人生有味是清欢》中深情诉说：“我和何世进都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左右（何世进实为一九三九年端午前一日），也就是农历戊寅年属虎，我蠢长几月，他称我哥。”他还在文章结尾《诗赠何世进》：“何曾想卑尊辱荣，公认一流笔下行。世事洞明皆学问，进退自如终大成。”这是果卿兄对我的勤勉与激励。

记得在几年后的某一天，他忧戚地向我诉说：“舌胎有病，正在治疗。”此后见面机会日渐稀少，但是他与我及周希孔等众多文友情感日笃，记得他还邀请我们去他在青果山的家作客，且不时有作品在报刊发表，其间我曾多次邀请他出席文学活动，他却称：“害怕热闹场景，担心昏头胀脑。”从此相见日稀，仍不忘月月电话问候，哪会想到中秋节刚过，他就撒手人寰呢？

果卿兄不辞而别，驾鹤西去，这是我在乐山文学界近年来失去的第二位文学挚友。果卿兄就这么不声不响地仙逝了，但他的精气神永远活在我与众多文友的心中。我将像对待童礼瑞一样，为他的在天之灵虔诚祈祷！

我与纪志南合作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武状元彭阳春》即将出版，原本期待他出席首发式作点评呢……

果卿兄，一路走好！



峨眉山的相思鸟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奉薄酬

峨眉闻鸟啼

朱仲祥

峨眉山的草木清华，孕育了动物们的快乐家园。峨眉山有2300多种野生动物，其中有珍稀的大熊猫、黑鹇、小熊猫、短尾猴、白鹇鸡、枯叶蝶、弹琴蛙等。我在峨眉半山“零公里”度假期间，就曾看见不少灵巧的松鼠，在杉树间跳来跳去。

在零公里众多的动物中，鸟是我最贴心的知己。无论我置身山中何处，鸟声都与我殷勤相伴，陪我散步，陪我登山，陪我读书，陪我静思和发呆。每天早晨推开窗户，带着晨露清凉的鸟啼，就从静穆的林中声声传来；每天中午艳阳高照，清凉如滴露或溪流的鸟啼为我解除暑热；每天晚上月上中天云淡星稀，是鸟啼送我们进入梦乡。感动之余我猜想，它们定是把我当做了倾诉的知己，它们通过啼鸣和吟唱，向我诉说着自己的幸福与哀愁，苦恼与欢乐。

我最喜欢清晨走在山道上，独自欣赏半山婉转鸟啼的美妙。早上六七点钟，这条路上几乎没有汽车通行的打扰，肃穆清静如七里坪幽深的禅道。此时的鸟儿们刚刚醒来，披着漫天的绚丽朝霞开始了啼叫，鸟声带着晨露的湿润，带着清晨的清凉，更带着对新一天欣欣然的渴望。此时走在这林间公路，耳边传来远远近近的鸟啼，清凉脆爽如晶莹露珠一般洒落，滋润着我焦躁的心情，洗涤着我蒙尘的俗念和灵魂。

自小在乡下长大，学会了辨识乡间飞舞的小鸟，能从不同声长和音频中，仔细辨认出这些鸟儿的种类，由此知道画眉和白头翁是半山合唱团的主角。画眉极善鸣啼，尤其是繁殖期的雄鸟，声音

十分高亢洪亮，歌声婉转动听。也因为圆润动人的歌声，画眉被人们关进鸟笼成为了囚徒。宋代欧阳修在《画眉》诗中写道：“百啭千声随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。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对它圆润动人的歌声大加推崇的同时，更为失去“山花红紫树高低”的画眉深感惋惜。白头翁亦善鸣叫，可与画眉媲美，其鸣声婉转多变，伴有一丝颤音。宋代诗人张铉也为白头翁写一首诗，其中两句是“桧丛丛啭愜新晴，巧好春林百鸟声。”对它们的鸣啼寄予了高度赞美。两种善啼的鸟儿，此时在半山的灌木丛中飞来飞去，或栖息在低矮的树枝放声高歌，天生一副好嗓子，加上表现欲特强，飞到哪儿叫到哪儿，相互呼应此起彼伏。正是如此，巧妙烘托出了“鸟鸣山更幽”的绝佳境界。

半山的相思鸟也很多，只不过性情羞怯不易看到。相思鸟的歌唱如同它们的名字和身影，比起画眉鸟和白头翁来要温柔了许多，娇羞柔媚了许多。而一些竹鸡更是秘不见人，躲在山野隐秘幽暗的灌木或草丛中，不时发出的啼叫短促而沉闷，不留心不易发现。不过它们也会偶尔露峥嵘，我就在绕线公路上，有幸看见过竹鸡的“绿野仙踪”，彩虹一般从灌木上飞过，但飞动时竹鸡是不叫的，只用翅膀扑簌簌带过一阵风，用羽毛划过一道彩色的弧线。还有喜鹊，偶尔清晨出现在酒店外的树梢上，喳喳叫两声就匆匆飞走了。

绿树伴山居，鸟鸣润客心。零公里处于峨眉半山，动植物资源最具代表性。在这里欣赏鸟啼声，也是最好的选择。



爬山虎

温馨

爬山虎，我在这座小城经常能见到，它究竟是怎样生长的，我不清楚，但一看到那满墙如海的、翠油油的爬山虎，便会想起我的母亲。

儿时的夏天，每每醒来，就能看到对面满墙的爬山虎。它们都乖巧地趴在古红色的墙上，任凭那风儿吹，一浮一沉，像熟睡的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。

那时，我是个不怎么乖巧听话的孩子，入睡前，母亲都会把我揽进怀里。我心里满是不情愿，憋足一口气，小脸儿涨得通红，使劲挣脱，挣脱不了，便等母亲睡熟，小心翼翼从臂弯里滑走，成了一条灵活的鱼儿，母亲的臂弯就似那江底的水草，是无比的柔软。但我却不怎么喜欢，心里总想跑得远远的，让她摸不着，这才自由自在些。

我的眼睛仍看着绿墙，胳膊撑着脑袋，趴在床沿边，那明晃晃的绿在不停地招呼着我，耳边时不时响起母亲的酣睡声，忽远忽近，轻一声儿，响一声儿的。忽地，那面墙变成方方正正的池子，满墙的爬山虎变成池中水，碧汪汪的，油亮亮的，白鸽在水面上飞过了，麻雀在池边歇落了，就连云彩都被绊住脚，在天上一动也不动了！不知是哪儿多出了一截儿藤蔓，也一同化作越出水面的鱼群……往近里看，连爬山虎藤蔓上刚生长的绒毛都能看到；往

远里看，绿洼洼的一墙池水在风中摇荡，不染一星半点的烟尘，只静静地流淌出温润的绿。你若是不留神，便会跌落进去，把自己也染成绿人儿。

末了，母亲的酣睡声低沉下去，那鱼群又重新回到池底，一切又恢复宁静。突然，母亲柔软如水草般的手臂摸索着，我的小脚被缠住了，她轻轻地一揽，我便落进充满阳光味道的棉被里。母亲的身上总是香的，这香味更让我沉醉。我的脑袋抵在她的胸口上，睡意袭来，眼前成一片模糊的白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身后那片池中水浮沉着也歇息下去，我晓得白色的鸽群还在，已歇落在池边，正看着我母亲呢！

那满墙的爬山虎沉着浮着一天，绿着黄着一年，母亲的臂弯也不再柔软，成了干枯的藤蔓，粗大着，褶皱着，在我的身旁暗淡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越走越远，绿墙似乎也矮了一半，眼睛里再不曾捕捉过那些鱼群和白鸽滑过汪汪一碧的池面。乌兰巴托的草原我也见过，但它绿得太过宽厚，我的心无论如何也装不下。只有你了，故乡的爬山虎，让我几十年如一日不曾忘却。

爬山虎仍会蓬勃地生长下去，除非那面墙消失了，而母亲与故乡，便是我身后的那面墙。